



香港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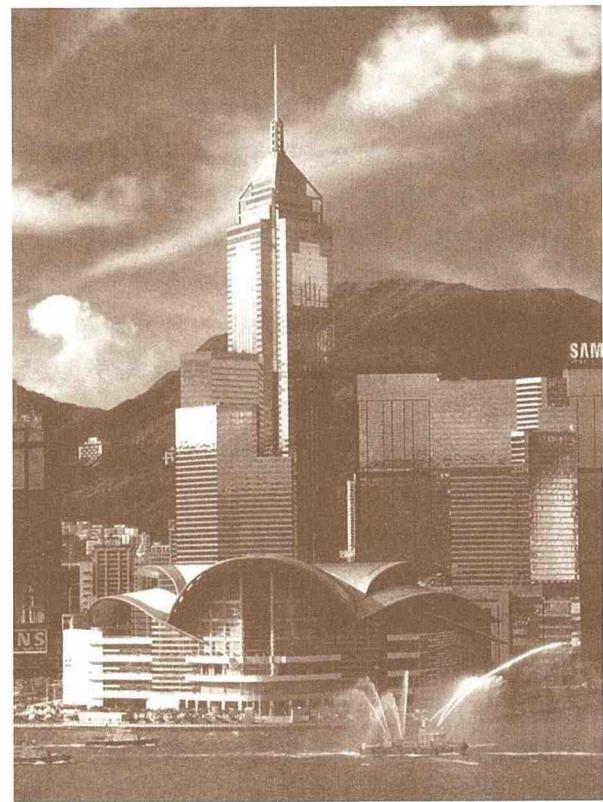
文圖 / 郭 豐

# 趣談香港街名

**我**與英國老公時為香港街名鬧彆扭，多次聽他說起Aberdeen漁港，我始終不知所云，因Aberdeen明明是蘇格蘭的一港口，經香港友人指點才恍然大悟，原來中文叫「香港仔」。香港殖民風雨的洗禮造成其典型的特徵之一，即地名華洋不一。於是我與老公說起香港地名來，由於歷史的後遺症只得「一地兩制」，比如他說Stanley，我則稱為赤柱。Stanley是英統治者為紀念早期英國防及殖民部大臣Lord Stanley而來；而赤柱土名源自傳說赤柱半島上曾有一高大參天的木棉樹，颶風襲擊時周圍樹木皆遭摧毀，唯有其雖樹葉落盡，但光禿的樹幹仍於一片廢墟上巍然屹立，成為此地的象徵，故稱「赤柱」。

## 以高官人物為名

以原英總督及英高官姓名為香港街道冠名，是英國殖民意識的傳統。以總督命名的香港街道就有「德輔道」(Des Voeux Road)和「羅便臣道」(Robinson Road)；以輔政司命名的如「駱克道」(Lockhart Road)和「馬師道」(Marsh Road)。九龍半島的香港文化中心、太空館地區為「梳士巴利道」(Salisbury Road)，梳士巴利候爵是19世紀曾任外交大臣，並三度組閣的英國風雲政治家。而「赫德道」(Hart Avenue)，就是指那位“漢學家”殖民官羅伯特·赫德爵士，此君還自己起了個漢名「赫鷺賓」，他是絕無僅有的幾位能以中文官話與清廷周旋的英方代表。1854年赫德來中國時，先任英駐寧波領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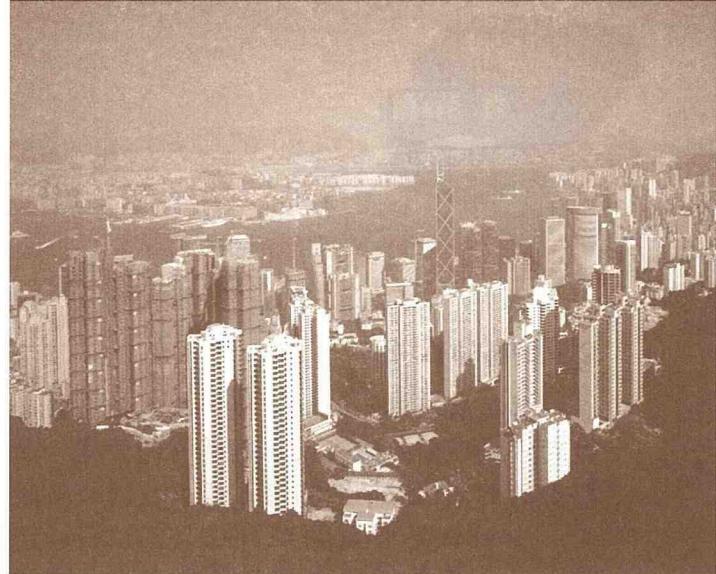
■香港風情。

翻譯，後調任廣州海關副稅務司，1863年升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達48年之久，深得洋務派李鴻章的賞識，1876年訂立《煙臺條約》時出任李鴻章助理。英殖民政府開發新界的條約亦出自其手筆，1906年赫德獲清皇廷賜封為「太子少保」。赫德於1908年在英國逝世，翌年港英當局便將尖東的原東林蔭路更名為赫德道。同在九龍半島外地遊客必來“血拼”（英文 Shopping 購物的音譯）的著名商業街—彌敦道(Nathan Road)，是以第13任港督彌敦爵士命名的。1904年彌敦走馬上任

後，大力開發九龍半島及主持九廣鐵路的建設，於是為了表彰其政績便將原來的羅便臣道易名為新貴彌敦道了。

## 以名人政績為名

對於我來說，最有緣分的要算「加連威老道」(Granville Road)，因我們在英格蘭時所在的街道和公寓名稱都叫Granville，來香港後居然「仍舊栖身老地方」。當1868年底，加連威老伯爵走馬上任抵香港時，時值香港賭風昌盛，於是主政當局力主禁賭，加伯爵便極力游說英政府將徵收到的賭博稅款投資於香港的警察及醫院建設，得到港人的尊敬擁護，於是與彌敦道相連的另一繁華商業街便定名為「加連威老道」。尖沙咀地區另一因其政績而聞名的人物道就是「金巴利道」，它是1880年的英殖民地大臣金巴利伯爵的尊名。那個年代香港衛生條件還相當落後，金伯爵遂下令將軍營遷至尖沙咀，以便闢出空間建設下水道，並設立了專責環境衛生的潔淨局以加快香港的清新環境建設。在尖沙咀政治家薈萃的街名中，有一位既非政治又非英籍的人士就是麼地。麼地先生是位波斯血統的印度人，19世紀香港商界大亨。那個時代由於香港仍無一所高等學府，1907年時港督倡議興辦香港大學，麼地先生率先慷慨捐出善款18萬港幣，對於促進香港大學於1912年的落成功不可沒。香港人為銘記麼地先生興辦教育的遠見卓識，於1920年將橫貫尖沙咀的大道冠名為「麼地道」，不久又將鄰近的一座廣場及一條小巷命名為麼地廣場和麼地裏。香港聞名遐爾的東方古董集市街「荷裏活道」(Hollywood Road，大陸譯為好萊塢)，常令外人誤以為與美國的荷裏活電影城關係密切，實際上它是因一種植物而來的



地名。此地區開發前，鐵冬青樹茂盛成林，當時的戴維斯港督瞧見後觸景生情懷念起故國家鄉別墅(Hollywood Towers)中的歐洲冬青，便脫口將自家的別墅名套用了過來。

## 以英地、典故命名

以英郡縣名稱為殖民地街道命名寬慰英人的思鄉情懷，這在前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地是極普遍的景象。九龍半島早期開發時的街道「康和裏」(Cornwell Lane)、「碧仙桃道」(Bristol Avenue)，及上世紀30年代九龍地區仿英式風格建築的花園住宅區，皆被冠上英格蘭的郡名，如「金巴倫道」(Cumberland Road)和「沙福道」(Suffolk Road)；而何文田區則蘇格蘭化，如「巴富街」(Perth Street)和「亞皆老街」(Argyle street)都是蘇格蘭郡名。英帝國的爵位同樣被引進做為地名，如「勵德街」(Knight Street 爵士之意)、「公爵街」(Duke Street)和「伯爵街」(Earl Street)。有些英文街道還內涵著風趣的典故，如現今香港公園一帶山坡，在19世紀時是英軍的瑪利兵營(Murray Barracks)，英人戲稱其為「七先令六便士」(seven shillings and six pence)，因此數目是那時英兵的軍餉額。而花園道與堅尼地道交界處的一小徑，昔日西洋人喜來此休閒散步，更成為女人閒聊的路透新聞集散地，因而大名遠揚為「是非角(Scandal Po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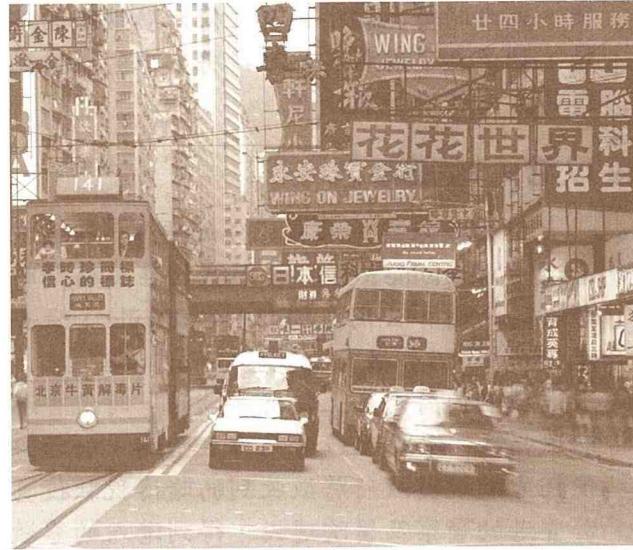


## 以隱喻命街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人物命名街道的方式逐漸式微或改革為隱喻的方式。最典型的要算1968年橫貫西九龍山坡的公路竣工，由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Trench）主持通路典禮，並命名為「呈祥道」，此名稱一語雙關，既與相連接的龍翔道的音韻合拍，又含隱喻“麟趾呈祥”的美意，並極具中國吉祥色彩，成為獨具匠心的技巧命名典範。而以記錄歷史事件為名的香港街道，有早期英軍登陸香港島的「占領角」（Possession Point），稍後有紀念英皇登基的「加冕臺」（Coronation Terrace），還有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勝利道」（Victory Avenue）和「太平道」（Peace Avenue）；當英太子愛德華訪港後，於是就多出了個「太子道」。還有的香港地名記錄了有趣的歷史事件。西貢公路的英文名（Hiram's Highway），Hiram其實是一種香腸，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位英國海軍陸戰隊的軍官Wynne-Potts，以嗜好嚼此香腸而聞名，於是獲賜Hiram的別稱。戰後該指揮官被派到新界西貢負責監督日軍戰俘，此間開築了西貢公路，為紀念該軍官公路，便以此幸運的香腸命名為「Hiram's Highway」。

## 東方風味的街名

既然香港以華洋雜居為特色，這裏的街名同樣具多姿多彩的東方魅力。港島開發初期華人聚居的西環和太平山區，就多以華人崇尚的平安吉祥為街名。如：安寧裏、百子裏、高升街、興隆街以及意喻多子多福多壽的三多街等。而九龍馬頭角初創時，則獨具匠心地採用吉祥動物來命名街道，如：龍圖



熱鬧而擁擠的街道。

街、鳳儀街、鹿鳴街、麒麟街、鷹揚街、鵬程街、鴻運道、燕安街、駿發街、鶴齡街。上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那時代的街名便映現出大展鴻圖的欣欣景象，最具代表性的是觀塘區的駿業街、鴻圖道及利達街。大埔工業區的大發街、大昌街及大盛街。地產大亨在香港呼風喚雨幾世紀，街名自然亦有體現。港島西環有一李寶龍路，就是當年地產大王李寶龍締造的神話。該富豪還善文墨尤崇拜詩聖李白，經他開拓發達起來的幾條小徑陸續都與李白牽連上，第一條叫太白臺、第二條是青蓮臺（李白別號青蓮居士）、第三條名為桃李臺（取自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而那個夜夜笙歌的蘭桂坊，則得益於19世紀的地產商陳獻章的貢獻，陳生字「蘭軒」，別號「桂漢」，「蘭桂」二字便一語道明了其地界的歸屬。而白沙道和啟超道，據說此地是由廣東新會縣地產商經營而來，於是便苦心積慮地以明代文豪陳白沙和清末革命家梁啟超這兩位新會老鄉的赫赫威名來增色。